

齊民要術
附雜說

二



齊民要術

附雜
說

二

賈思勰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齊民要術 附雜說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齊民要術後序（據秘冊彙函本補）

齊民要術者。後魏賈思勰所著也。其書播殖五種。畜字六擾。區灌蔬蔬。栽樹果實。條貫時宜。靡不該載。大抵訓農裕國之術。君子所以仁育天下者。以代遠文湮。後莫纂述。故農政寡稽爾。侍御鈞陽馬公直卿。按治湖湘。獲古善本。閱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實也。乃命刻梓範民。書成。方伯蔣君景明以序問予曰。益國者。富民其要術也。富民者。農事其先務也。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稽術者。爲政之大綱也。斯侍御公之志乎。子盍述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制禮樂者。敷教。嚴法令者。明刑。比什伍者。治兵。覈勦力者。課工。勸耕桑者。督農。使農事不修。則稼穡滅裂。稼穡滅裂。則芻粟減輸。芻粟減輸。則康庾虛耗。由之子弟寡賴。而教不率矣。詭僞日滋。而刑罰濫矣。饋餉弗給。而兵戎不振矣。貿易不通。而農末失資矣。故曰。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是故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嗟乎。人有言之。作者其聖。述者其賢。刊耒耜。畫井疆。教稼穡。開蠶織。使民脫茹毛飲血。綴羽被卉之陋者。非聖人神明作利萬世者乎。時樹藝。謹牧粥。戒窳惰。抑侈費。不有後賢政術之修。則聖人利世之澤淺矣。而不可恃也。故作之者。

猶締構其室者也。述之者猶修治敝漏以衍其室者也。要之作述之功雖殊。重農本而悲民窮。聖賢仁以施政之心則一爾矣。然則侍御公之賢。將不在斯乎。或曰。仲尼不學農圃。非歟。浚川子曰。非是之謂也。學所以求仁義者也。政則驅民而行之。使沾被吾之仁義者也。傳亦有之。五畝樹桑。百畝授田。使老稚之無饑寒。非必先王之自力也。施於有政。使之自養耳。必農圃而後爲政。則許行並耕而食。堯舜禹稷當在下風矣。可乎。嘉靖甲申五月望日。儀封王廷相子衡序。

齊民要術後序

紹興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龍舒張使君專使貽書曰。比因暇日。以齊民要術刊板成書。將廣其傳。求僕爲序。以冠其首。謹按齊民要術。舊多行於東州。僕在兩學時。東州士夫有以要術中種植蓄養之法。爲一時美談。僕喜聞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今使君得之於薌林居士。向伯恭。伯恭自少留意問學。故一時名士大夫多與之游。而喜書傳。蓋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板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使君得之。刊于州治。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穀之道。使君之用心可知矣。僕嘗觀周公戒成王以無逸之書。有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夫惟不知稼穡之艱難。其禍至於侮厥父母而不知懼。其害教豈小小者哉。嘗謂古今親民之官。莫如守令。故守令皆以勸農爲職。漢循吏如召信臣。龔遂輩。類皆躬勸耕農。出入阡陌。至於使民賣刀買犢。賣劍買牛者。今使君以書載耕稼之要。足以爲齊民法。其爲賢當不在西漢循吏之下。況舒之爲州。沃壤千里。富饒魚稻。爰自吳魏以來。爲耕戍實邊之地。又得賢使君勸相乎其間。其爲舒緩不疑矣。僕流落州縣間。晚得小壘而爲之。有民人社稷。於得使君所遺

墨本日以縱觀。庶幾有補於斯民。且無負於勸農之官。不亦幸乎。使君名麟。彥聲其字。濟南佳士也。嘗爲越之上虞令。縣多力穡之農。而令實爲之勸。故租賦之入。不勞而辦。又嘗爲九江郡丞。而化行乎江漢之間。自九江擢守龍舒。聞譽益美。功利益博。茲以其餘力。刊書累編。貽訓于後。他日得君行道。豈易量哉。四月十八日左朝散郎權發遣無爲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鎮江葛祐之序。

書齊民要術後（祕冊彙函）

余始得齊民要術。輒以問一二藏書家。有曰此倉父覆瓿楮。或曰此農家祕苑也。余兩疑之。因以三昔膏火了此。乃知北俗種樹畜牧調造之法。不但南朔今古非宜。至其動用牛馬穢及鹽酪蘆蒜之類。誠所謂羌貊貊炙。使名庖嘔下者也。第其所引。如汜勝之書。崔實四民月令。雜五行占候。食經等書。皆世所罕觀。其他記傳。亦多與今本不同。可互相考證。蓋操觚家所不能廢者。故與孝輅分曹訂梓。因兩識所聞。以見是書雖不必有。亦不可無。庶得覆瓿祕苑之意云。繡水沈士龍識。

友人姚叔祥語余。嘗見胡元瑞藏書目。六朝以上。無他祕書。獨齊民要術。僕所未睹耳。戊戌。計偕入都。獲之燈市。遂捉筆題簡端。云何當共叔祥見之。快可言邪。南還與叔祥籌燈校讀。至第二卷二幅。原本脫去。重刻別卷補入。參錯難解。幾欲廢去。更從吳中趙玄度假得善本足之。兩人跌足稱快。竟讀也。宋孫祕丞有音義釋解。今已失傳。王元美藝苑卮言摘載此書數字。謂無音切。則元美亦未見注本矣。此特農家書耳。又身是北僮。乃援引史傳雜記不下百餘種。方言奇字。難復盡通。腹中似有數千卷書者。今人財記考。

經論語便思著述將爲此僉鬼所笑海鹽胡震亨識

四庫全書提要（據學津討原本補）

齊民要術十卷。後魏賈思勰撰。思勰始末未詳。惟知其官爲高平太守而已。自序稱起自耕農。終於醢醢資生之樂。靡不畢書。凡九十二篇。今本乃終於五穀果麻。非中國物者。自序又稱商賈之事。闕而不錄。今本貨殖一篇。乃列於第六十二。莫知其義。中第三十篇爲雜說。而卷端又列雜說數條。不入篇數。一名再見於例殊乖。其詞亦鄙俗不類。疑後人所竄入。然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治生之道。不仕則農。爲名言。正見於卷端雜說中。則宋本已有之矣。思勰序不言作註。亦不云有音。今本句下之註。有似自作。然多引及顏師古者。考文獻通考載李燾孫氏齊民要術音義解釋序曰。賈思勰著此書。專主民事。又旁摭異聞。多可觀。在農家最饒然出其類。奇字錯見。往往艱讀。今運使祕丞孫公爲之音義。解釋略備。其正名小物。蓋與揚雄郭璞相上下。不但借助於思勰也。則今本之註。蓋孫氏之書。特宋藝文志不著錄。其名不可考耳。董穀碧里雜存以註中一石當今二斗七升之文。疑其與魏時長安童謠百升飛上天句不合。

案斛律光齊人。非魏人。此語殊誤。

蓋未知註非思勰作也。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嘉靖甲申。刻齊民要術於湖

湘首卷簡端周書曰云云。原係細書夾註。今刊作大字。毛晉津逮祕書亦然。今以第二篇至六十篇之例推之。其說良是。蓋唐以前書。文詞古奧。校勘者不盡能通。輾轉譌脫。因而譌異。固亦事所恆有矣。

齊民要術卷第七

貨殖第六十二

塗甕第六十三

造神麴并酒第六十四

白醪酒第六十五

笨符本切麴餅酒第六十六

法酒第六十七

貨殖第六十二

范蠡曰。計然云。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白圭曰。趣時若猛獸。鷺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漢書曰。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

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蹏。孟康曰。五十疋也。蹏古蹄字。牛蹏角千。孟康曰。一百六十七頭。牛馬貴賤以此爲準。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歲。水居千石魚陂。

師古曰。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魚千石。魚以斤兩爲計。山居千章之楸。楸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

橘淮北榮南齊河之閒千樹楸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

之田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若千畝梔茜孟康曰茜草梔子可用染也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

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謂

曰千釀以釀酒醯醬千瓩胡雙反師古曰瓩長頭墨也受十升醬千儻孟康曰儻石墨師古曰儻人儻之也一儻兩墨儻晉丁濫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師古曰謂常糶取而

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洪洞方藁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者曰章曹椽竹竿萬箇輶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車也牛車千兩木器漆

者千枚銅器千鈞鈞三十斤也素木鐵器若梔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爲石素木素器也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中蹏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足噉晉江鈞反牛千

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孟康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伎者指千則人百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

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采緒也帛之有色者曰采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粗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荅者重厚兒漆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

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藁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鹽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斗則各爲囊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爲升合

之合又改作占競
爲解說失之遠矣

鮐鱖千斤

師古曰鮐海魚也鱖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落鱖音齊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鮐爲災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

鰕千石鮑千鈞

師古曰鰕鮑魚也即今不

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鰕音輒轉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鮑爲鮑魚之鮑音王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爲鮑於煇室乾之亦非也煇室乾之即鰕蓋今巴荆人所呼鮑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是鮑魚耳而煇室乾者本不臭也煇音蒲

北棗栗千石者三之

師古曰三千石

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

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

旃車千具他果采千種

師古曰果采謂

於山野采取果實也

子貨金錢千貫節阻僧

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估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僧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阻者其首率也阻音子郎反僧音工外反

貪賈三之廉賈五

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

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卓氏曰吾聞汝山之下沃壠下有

踐鵠至死不饑

孟康曰踐音蹲水鄉多鵠其山下有沃野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踐鵠謂芋也有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汝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鵠也諺曰富何卒耕水窟貧何卒亦耕水窟言下田能貧能富

曹邴

氏家起富至巨萬然自父兄弟勤約俯有拾仰有取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心不一也

高誘曰賈多端非一術工多伎非一能故心不一也

塗甕第六十三

凡甕七月坯爲上八月爲次餘月爲下凡甕無問大小皆須塗治甕津則造百物皆惡悉不成所以時宜

留意新出罌及熱脂塗者大良。若市買者先宜塗治。勿使盛水。

未塗過雨亦惡。

塗法掘地爲小圓坑。

傍開雨道以引風火。

生

炭火於坑中合甕口於坑上而熏之。

火盛喜破微則難熱務令調適乃佳。

數數以手摸之。熱灼人手。便下寫熱脂於甕中。迴轉

濁流極令周匝。脂不復滲。

所藏切。

乃止。

牛羊脂爲第一好。豬脂亦得。俗人用麻子脂者誤人耳。若脂不濁流直一偏拭之亦不免津。俗人盆上蒸甕者水氣亦不佳。

以熱湯數斗著甕

中。滌盥疏洗之。瀉卻滿盛冷水。數日便中用。

用時更洗淨日曝令乾。

造神麴并酒第六十四

安麴在藏瓜卷中。

凡作三斛麥麴法。蒸炒生各一斛。炒麥黃。莫令焦。生麥擇治。甚令精好。種各別磨。磨欲細。磨乾。合和之。七月取甲寅日。使童子著青衣。日未出時。面向殺地汲水二十斛。勿令人潑水。水長亦可瀉卻。莫令人用。其和麴之時。面向殺地。和之。令使絕強。團麴之人。皆是童子小兒。亦面向殺地。有污穢者不使。不得令入室。近團麴。當日使訖。不得隔宿。屋用草屋。勿使用瓦屋。地須淨掃。不得穢惡。勿令溼。畫地爲阡陌。周成四巷。作麴人各置巷中。假置麴王。王者五人。麴餅隨阡陌比肩相布訖。使主人家一人爲主。莫令奴客爲主。與

王酒脯之法。溼麴王手中爲椀。椀中盛酒脯湯餅。主人三徧讀文。各再拜。其房欲得板戶。密泥塗之。勿令風入。至七日。開常處翻之。遷令泥戶。至二七日。聚麴還令塗戶。莫使風入。至三七日。出之。盛著甕中。塗頭至四七日。穿孔繩貫。日中曝。欲得使乾。然後內之。其麴餅手團二寸半。厚九分。

祝麴文

東方青帝土公。青帝威神。南方赤帝土公。赤帝威神。西方白帝土公。白帝威神。北方黑帝土公。黑帝威神。中央黃帝土公。黃帝威神。某年月某日辰朔日。敬啓五方五土之神。主人某甲。謹以七月上辰。造作麥麴。數千百餅。阡陌縱橫。以辯疆界。須建立五王。各布封境。酒脯之薦。以相祈請。願垂神力。勤鑒所願。使蟲類絕蹤。穴蟲潛影。衣色錦布。或蔚或炳。殺熱火熾。以烈以猛。芳越椒薰。味超和鼎。飲利君子。既醉既逞。惠彼小人。亦恭亦靜。敬告再三。格言斯整。神之聽之。福應自冥。人願無違。希從畢永。急急如律令。祝三遍。各再拜。

造酒法。全餅麴曬經五日許。日三過以炊帚刷治之。絕令使淨。若遇好日。可三日曬。然後細剉。布帛盛高屋廚上。曬經一日。莫使風土穢汙。乃平量麴一斗。臼中擣令碎。若浸麴一斗與五升水。浸麴三日。如魚眼

湯沸酸米其米絕令精細。淘米可二十徧。酒飯人狗不令噉。淘水及炊釜中水爲酒之具。有所洗浣者。悉用此水佳也。

若作秬黍米酒。一斗麴。殺米二石一斗。第一酸米三斗。停一宿。酸米五斗。又停再宿。酸米一石。又停三宿。酸米三斗。其酒飯欲得弱炊。炊如食飯法。舒使極冷。然後納之。

若作糯米酒。一斗麴。殺米一石八斗。唯三過酸米畢。其炊飮法。直下饋。不須報蒸。其下饋法。出饋甕中。取釜下沸湯澆之。僅沒飯便止。此元僕射家法。

又造神麴法。其麥蒸炊生三種齊等。與前同。但無復阡陌酒脯湯餅祭麴王及童子手團之事矣。預前事麥三種。合和細磨之。七月上寅日。作麴。漉欲剛。擣欲粉細。作熟餅。用圓鐵範。令徑五寸。厚一寸五分。於平板上令壯士熟踏之。以杙刺作孔。淨掃東向。開戶。屋布麴餅於地。閉塞窗戶。密泥縫隙。勿令通風。滿七日。翻之。二七日聚之。皆還密泥。三七日出外。日中曝之。令燥。麴成矣。任意舉閤。亦不用甕盛。甕盛者則麴烏腹。烏腹者透孔黑爛。若欲多作者任人耳。但須三麥齊等。不以三石爲限。此麴一斗。殺米三石。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省費懸絕如此。用七月七日。焦麥麴及春酒麴皆笨麴法。